京劇叢刊

第二十八集

硃痕記

絨花記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八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八集

編 輯 者	中 國 戲 曲 研 究 院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
總 經 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 (575) [IV V 28]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 62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4
1955年2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100 册
定價 4,500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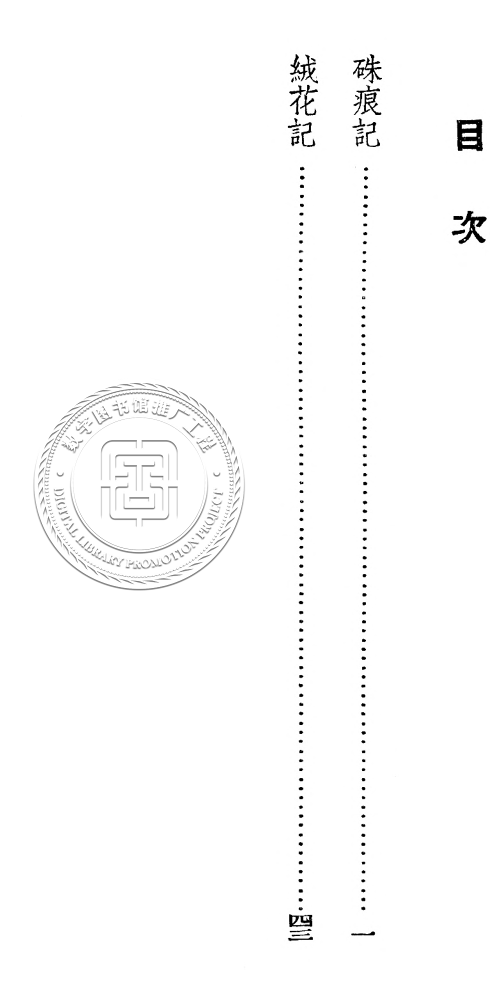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硃痕記

前記

『硃痕記』一名『牧羊卷』，取材於『牧羊寶卷』。敍述唐代西涼節度使黃龍造反，朱春登代叔從軍征討，由春登孀母的內侄宋成伴送出發。宋成因垂涎春登的妻子趙錦棠，遂於中途暗害春登，未果；回來謊報春登戰死。朱孀謀佔長房的家財，逼趙錦棠改嫁宋成；錦棠不從，備受折磨。朱孀又將錦棠婆媳趕到山裏牧羊，要讓她們飄流在外，凍餓而死。

不久，春登立功，封侯歸來，把宋成捉住殺掉。問到母親和妻子，朱孀假說已死。春登痛不欲生，去墳塋祭奠，並捨飯七天。恰好錦棠婆媳討飯來此，認出是自己墳塋，驚痛之間，朱母誤把飯碗打碎，朱春登聞知，喚錦棠進棚問話；錦棠手上有一『硃痕』，夫妻遂得相認，骨肉團圓。

這個劇本是根據程硯秋先生演出本，由本院編輯處杜穎陶、陶君起共同整理，並經程先生親自訂正。

硃痕記

第一場

〔『六么令』，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奉了聖上旨，加封有功臣。老夫郭昕。今奉聖命，封賞功臣。——左右開道。

〔『六么令』合頭，衆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上〕

朱春登：（念）邊塞狼煙靖。

朱春科：（念）同享太平春。

朱春登：（念詩）　矯矯虎臣不可當，

朱春科：（念詩）若非吾兄智略廣，全憑神箭定家邦。
怎作皇家一棟樑。
朱春登：下官朱春登。
朱春科：朱春科。
朱春登：賢弟，你我弟兄平定黃龍以來，也曾稟過郭老王爺，請假回家祭祖；不知聖上怎樣傳旨？
朱春科：候聖旨到來，便知分曉。
〔李仁上〕
李　仁：龍虎台前出入，貔貅帳內傳宣。
啓爺，聖旨下。
朱春登：香案接旨。
李　仁：香案接旨。
〔『吹打』，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聖旨下，跪聽宣讀。
朱春登
朱春科：（同跪）萬歲！
郭　昕：今有朱春登平西有功，封爲平西侯；朱春科隨征有功，封爲忠義大夫；賜假一月，回家祭祖。聖旨讀罷，望闕謝恩。
朱春登
朱春科：萬萬歲！
朱春登：有勞千歲捧旨前來，後堂留宴。
郭　昕：皇命在身，不能久留，告辭了。
〔四軍士、郭昕下〕
朱春登：賢弟，聖上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賢弟請來傳令。
朱春科：兄長請來傳令。
朱春登：中軍聽令。
李　仁：有。
朱春登：命你先行。一路之上，不可馬踏田苗，違令者斬首。——回來！在石戶縣南門外雙槐樹前將那宋成，定要拿來，不得有誤。

李　仁：得令。——馬來。（下）
朱春登：衆將官，帶馬還鄉。
衆　：啊！
〔同下〕

第三場

〔宋成上〕
宋　成：不好了，不妙了！朱春登作官來到了！我前番奉了姑媽之命，半路刺殺朱春登；如今他作了官回來，豈肯與我干休？這便怎麽好哇！——有了，回去與姑媽商量商量。（圓場）到了。——姑媽！
〔宋氏上〕
宋　氏：來了，來了。誰呀？
宋　成：是我。姑媽，大事不好了！
宋　氏：哦，宋成啊，甚麽事？

宋　成：朱春登做官回來了。

宋　氏：哎呀我的媽呀！這可怎麽好！當初我敎你半路殺了他，他怎麽做官回來了？

宋　成：當初我奉您之命，半路刺殺於他，誰想草棵裏出來一個愣小伙子，呔了一聲，我就吓跑了！誰想他如今做了官回來，這可怎麽好？

宋　氏：他回來跟我要他媳婦，要他的媽，可怎麽好啊！

宋　成：要想個主意才好！

宋　氏：大家想來。

宋　成：有了。我們兩個到雙槐樹前做兩個假墳頭，他回來要問，就說她們娘兒倆想他想死啦！這還有個名兒。

宋　氏：這叫甚麽名兒？

宋　成：這叫『平地起孤丁』。

宋　氏：好。走着！

宋　成：等等！您的事遮過去了，我的事怎麽辦哪？

宋　氏：我問問你：朱春登瞧見你要殺他啦嗎？

宋　成：他喝醉啦，八成沒瞧見。
宋　氏：沒瞧見，就不要緊啦，都有我哪！
宋　成：有您就成！走着，走着！
〔同下〕

第四場

〔『批子』，二差役、李仁上，交义行路，下〕
〔『批子』，宋成、宋氏上〕

宋　氏：到了！
宋　成：孤丁起來！
〔同築墳，『批子』〕
宋　氏：你先在這兒，我去解解手。（下）
〔二差役、李仁上〕
甲乙差：來此雙槐樹。

李仁：前去問路。
甲差：對，打聽打聽。那邊有個墳少爺，咱們問問他。
乙差：（同）我們有禮。
宋成：有利相還，不少虧欠。
甲乙差：借光您哪！
宋成：借筐不借扁担。
甲乙差：借問一聲。
宋成：借我一升，還我一斗；好借好還，再借不難。
甲乙差：我們是問路的。
宋成：鹿在山上喫草，有犄角的是公鹿，沒犄角的是母鹿，七岔子、八岔子是梅花鹿。
甲乙差：甚麽呀，我們問人！
宋成：神？在廟裏頭，紅臉『老爺』，白臉關平，黑臉周倉。
甲乙差：我們問信！

宋　成：『信』？是毒藥。吃了就死，死了就出殯。

甲乙差：甚麼呀，我們有句話兒！

宋　成：畫兒？畫舖裏有，東一張，西一張，掛在屋裏亮堂堂，愛買幾張買幾張。

甲乙差：甚麼呀，我們問的是名姓！

宋　成：明星啊？天上有！大毛出來二毛趕，三毛出來白瞪眼！亮的是明星，紅的是火星，帶尾巴的是掃帚星，滋溜滋溜那是個賊星！

甲乙差：甚麼呀，我問的是人的名姓。

宋　成：名姓？誰？

甲乙差：宋成。

宋　成：宋成？你等等。——這二位，頭戴大帽身穿靑，不是衙役就是兵。別說實話，把他打發走了得啦！——二位打聽誰？

甲乙差：宋成。

宋　成：唉！死啦！

甲　差：你瞧！這個宋成眞沒造化，又是銀子，又是馬匹，他會死了！得了！咱們回

去得啦！

宋成：二位！到底是怎麽回事呀？

甲乙差：他有一表兄，名叫朱春登，陣前得了勝，皇王把他封；想起他表弟，名字叫宋成；銀子二百兩，外有馬如龍，見了本人給，不見兎兒不撒鷹！

宋成：唉！我怎麽說死了！有主意。——二位，你們打聽老宋成還是小宋成？

甲乙差：宋成還有倆？

宋成：老的新近死了。

甲乙差：小的哪？

宋成：遠看——

甲乙差：沒人。

宋成：近覷——

甲乙差：就是你。

宋成：是我。拿銀子來！

甲乙差：見我們二爺，二爺那兒領去。

宋　成：好！見你們二爺。——參見二爺。

李　仁：你是宋成？

宋　成：不錯是我。

李　仁：前者在西涼路上，拐去行囊、馬匹可是你？

宋　成：別提啦，我正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哪兒出來一個愣小子！吠了那麼一嗓子，把我吓跑了！

李　仁：哼！那就是你二爺。

宋　成：原來就是您，早知道我就不跑了。

李　仁：你爲何要用刀殺死侯爺？

宋　成：沒有哇。

李　仁：你這一刀砍得好，砍出一個侯爺來！

宋　成：早知道我多砍兩刀，還許砍出個王爺來哪！拿銀子來罷！

李　仁：近前來！——着打！鎖了！

〔『批子』，甲、乙差鎖宋成同下〕

第五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過場〕

〔李仁、二差役押宋成過場〕

〔四軍士、朱春科、朱春登、李仁上；宋氏迎上；同下〕

〔四軍士、朱春科、宋氏、朱春登上，入座，李仁報上〕

李　仁：宋成拿到。

朱春登：綁上來。

〔二差役押宋成上，跪〕

朱春登：哇！大膽的宋成，前者征西路上，拐我行囊馬匹，還要害我一死；似你這樣賊子就該取……

李　仁：斬。（斬宋成）

朱春登：嬸娘，斬得可公？

宋　氏：斬得公。

朱春登：斬得可是？

宋　氏：斬得是。

朱春登：旣公旣是，也就罷了。拖下去！

〔衆搭屍下〕

朱春登：嬸娘，我回家半日，怎麽不見我母親、妻子，哪裏去了？

宋　氏：自從你走之後，她婆媳二人今日也想，明日也想，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怎麽講？

宋　氏：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哎呀！（暈）

（唱二黃倒板）

聽說是老娘親不幸命斷，

母親，老娘，唉！趙氏妻啊！

（接唱散板）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宋　氏：（接唱）
問嬸娘她婆媳何處埋殮？
她婆媳埋在那雙槐樹前。
朱春登：（接唱）叫中軍備祭禮墳前祭奠——
到後堂穿重孝頭戴蔴冠。
娘啊！（哭）
〔同下〕

第六場

甲乙差：（內）嗯哼！
〔甲、乙二差役上〕
甲　差：兩耳聽呼喚，
乙　差：雙脚賽風雲，
甲　差：分明人差我，
乙　差：却叫我『差人』。

甲差：夥計請了。

乙差：請了。

甲差：咱們侯爺得勝回朝，封侯之賞，多麼稱心滿意！不想他又丁憂啦！

乙差：甚麼叫丁憂啊？

甲差：丁憂你都不懂，就是老太太下世了。

乙差：我更不懂！

甲差：就是死啦，你懂了罷？

乙差：這多乾脆！費這話幹嘛呀！

甲差：侯爺要在墳前一祭，二爺命咱們打掃墳台。打掃起來。

〔『小開門』，同打掃〕

甲乙差：有請二爺。

〔李仁上〕

李仁：可曾打掃乾淨？

甲差：打掃乾淨了。

李　仁：下面伺候。

二差役：是。

李　仁：有請侯爺。

〔『哭皇天』，宋氏上〕

宋　氏：（假哭）哎呀！我的嫂子呀！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老娘，母親，娘啊！（跪拜）

（唱二黃倒板）

見墳台不由人珠淚滿面。

母親，老娘，娘呀！

（接唱『反迴龍腔』）

尊一聲去世的娘細聽兒言。

〔宋氏、朱春科、李仁、甲、乙差暗下〕

朱春登：（唱反二黃慢板）

都只爲西涼城黃龍造反，
你孩兒替叔父去到軍前。
路途中兒得了三枝神箭，
因此上滅黃龍掃靖狼煙。
實指望回家來母子們相見，
又誰知兒的娘命喪黃泉。
哭老娘只哭得肝腸痛斷，肝腸痛斷，兒的娘啊！
（轉原板）
吃甚麼爵祿作的是甚麼官！
哭罷了老娘親再把妻嘆；
叫一聲賢德妻你在哪邊？
我和你夫妻情難得相見，難得相見！
（接唱散板）
只哭得咽喉啞也是枉然！

〔李仁、朱春科、宋氏、甲、乙差暗上〕

宋　氏：大相公算啦罷！不用哭啦。

朱春科：母親，我爹爹墳墓現在何處？

宋　氏：那邊就是。

朱春科：哎呀爹爹呀！（拜）

朱春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看官誥伺候。

李　仁：是。官誥在此。

朱春登：母親，孩兒平西有功，掙來官誥，怎的不來穿？怎的不來戴？……（哭）啊嬸娘，姪兒掙來官誥，請來穿戴！

宋　氏：這是你母親、媳婦穿的、戴的，我怎麼能穿戴呢？

朱春登：她婆媳麼？唉！無福消受了！

朱春科：教你穿戴，你就穿戴起來罷。

宋　氏：穿戴起來。（下）

朱春登：賢弟。

朱春科：兄長。

朱春登：你伯母、嫂嫂一死，愚兄不願在朝爲官，情願入山修道；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兄長不必如此，從長計議。

朱春登：賢弟不必攔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本爵不願爲官，意欲入山修道；在此高搭蓆棚，捨飯七天。在這七天之內，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爲他們。如若難爲他們，打折你們的狗腿，記下了。

李　仁：是。

朱春登：賢弟請。正是：可嘆老母亡故早，

朱春科：怎不教人淚雙拋。

朱春登：娘啊……

〔朱春登、朱春科下〕

李　仁：來。

甲乙　差：有。

李　仁：侯爺傳話出來：在此高搭蓆棚，捨飯七天。在這七天以內，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爲他們；如若難爲他們，打折爾等的狗腿。記下了。

甲乙　差：是。送二爺！

李　仁：免。（下）

甲　差：夥計，你聽見沒有？侯爺不願爲官，就在此處捨飯七年。

乙　差：甚麼呀！七天。

甲　差：不錯；七天，七天。你去問問飯得了沒有？

乙　差：還大懶支小懶，一支支個白瞪眼哪！——廚下的！飯得了沒有？

內　：飯已熟了！

甲　差：搭出來。（同搭飯籃）咱們搬個凳兒，我這邊盛着，你那邊看着。

乙　差：咱們吆喝一聲。——嗨，有要飯的，上這兒來呀！

〔四窮苦百姓上，打飯下〕

內　：飯捨完啦。

甲乙差：這麼會功夫，飯就完啦！眞快！搭下去——（同搭下飯籃）咱們再言語一聲。——早飯是過啦，午飯未到，有要飯的先別來呀！

朱　母：（內）苦哇！

（唱二黃倒板）

飄飄蕩蕩隨風轉，

〔朱母、趙錦棠同上〕

趙錦棠：（接唱散板）

婆媳何處得生全！

朱　母：（接唱）飢寒交迫眼花亂，

趙錦棠：（接唱）流離顚沛有誰憐！

朱　母：媳婦，好一陣狂風，也不知將你我婆媳颳到甚麼所在？爲婆腹中飢餓了！

趙錦棠：啊婆婆，請在那邊稍坐片時！待我討些飯食，與婆婆充飢。

朱　母：如此，媳婦快些前去，爲婆的飢餓得很啊！
趙錦棠：二位將爺，貧婦有禮。
甲乙差：幹甚麽的？
趙錦棠：可憐我有八十歲的婆婆，三餐未曾用飯；可有殘汁剩飯，賞與貧婦，好與我婆婆充飢。
甲乙差：你要飯的不看時候！早飯已過，午飯未到；那邊等會，午飯得了給你多盛點。
趙錦棠：偏偏來得不湊巧！
朱　母：（哭）餓壞了。
趙錦棠：哎呀！
（唱散板）
有貧婦跪蓆棚淚流滿面，
尊一聲二將爺細聽我言：
可憐我有八十歲的婆婆她三餐未曾用飯，
眼見得餓死在那、那……蓆棚外邊。

（接唱『哭頭』）

啊……二將爺呀！

甲差：起來，起來。——（假哭）嘿嘿。

乙差：嘿，得了！你替人家哭甚麼？

甲差：夥計你聽見了沒有，她有八十多隻老鵓鴿……

乙差：哎！八十多歲老婆婆。

甲差：有三年沒下蛋啦。

乙差：哪兒呀！三餐沒吃飯啦。

甲差：你瞧，我全聽錯啦。

乙差：你看這要飯的哭得怪可憐的，我瞧不得這個！咱們給她言語聲。——有請二爺。

〔李仁上〕

李仁：何事？

甲差：外面來了一老一少兩個貧婦，前來討飯。

李　仁：你就說早飯已過，午飯未到。

乙　差：小人言道：早飯已過，午飯未到；是她們苦苦哀求，沒有甚麼說的，您給找點吃的罷！

李　仁：看她們的造化！

甲乙　差：修好有好處哇！修得您輩輩當二爺！

李　仁：啊？

甲乙　差：您給找點吃的罷！

李　仁：廚下的，可有殘茶剩飯無有？

內　：侯爺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剩了半碗殘飯，拿去與她充飢。（李仁接碗）小心侯爺的碗！

李　仁：是——（向二差）侯爺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剩下半碗殘飯，拿去與她們充飢。

甲　差：（接碗）是。

李　仁：小心侯爺的碗！

甲　差：喝，嚇我一跳。——夥計你看侯爺眞吃好東西！丸子湯泡飯，這還有個丸子，我把它吃了罷！

乙　差：我掐死你！拿過來！跟着侯爺甚麽沒吃過？甚麽沒見過？這麽個丸子就瞧到眼裏啦！沒根基！饞骨頭！——我喝點湯罷！

甲　差：你拿過來罷！不敎我吃丸子，你喝湯？給人家罷。——這有半碗殘飯，拿去吃去！

趙錦棠：放在地下。

乙　差：夥計，你看要飯的還有這許多規矩！（趙錦棠取碗）嗳，小心碗！

趙錦棠：曉得。——啊婆婆，媳婦討來半碗殘飯，婆婆請用。

朱　母：媳婦你呢？

趙錦棠：媳婦麽？……唉，我還不餓呀！

朱　母：哪裏是你不餓，分明是賢德呀！

趙錦棠：（回顧）且住！看此處好像我家墳塋，哪個在此捨飯哪？待我稟告婆婆知道。——啊婆婆，看此處好像我家墳塋，不知何人在此捨飯？

朱　母：你我婆媳被狂風一陣，迷失路徑，不知這是甚麼地方，哪裏來的我家墳
　　　塋啊？
趙錦棠：攙扶婆婆看上一看。
朱　母：哦，你記得淸？
趙錦棠：記得淸。
朱　母：看得明？
趙錦棠：看得明。
朱　母：如此攙我看來。
甲乙差：嗨，嗨，你們往哪兒蹓躂？
朱　母：我們看看。
甲　差：對，敎她們開開眼！
朱　母：朱龍、朱鳳……祖先爺呀！（哭）
甲乙差：嗨！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哭起來啦？驚動侯爺担不起，趕快出去！
朱　母：（唱散板）

一見墳台肝腸斷，
怎不教人淚漣漣！
哭一聲祖先爺呀！啊……祖先爺呀……

甲　差：別哭了，快走！

〔朱母一驚，失手落碗，李仁拔刀出鞘，威嚇之；四軍士引朱春登上，瞋目視李仁；李仁後退，顫抖〕

朱春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外面何事喧嘩？

李　仁：啓稟侯爺：外面來了兩個貧婦，一老一少，前來討飯，只因早飯已過，午飯未到，她苦苦哀求。有侯爺剩下的半碗殘飯，賞與她們充飢，不想她們自不小心，將碗打碎了！

朱春登：嘟！想是你等難爲了她們。——來，扯下去打！

李　仁：哎呀侯爺呀！將那兩個貧婦，或老或少，喚進一名，問個明白，若是小人難爲

了她們，縱然將小人打死，也是甘心認罪。

朱春登：罰跪一旁。

乙　差：二爺，這裏乾淨。

李　仁：（向乙差）哼！（跪下）

朱春登：來。

甲　差：有。

朱春登：傳話出去，對那貧婦言講：或老或少，喚進一名，蓆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話之後，還要周濟她們。

甲　差：是。

朱春登：轉來。

甲　差：有。

朱春登：不要驚吓她們。

甲　差：是。（出門，看朱母）好精神！吃飽了食胭，餓了發呆；那兒惹下來，這兒睡着啦！我吓嚇吓嚇她。

乙　差：不教驚吓她們哪！

甲　差：得了。——呀呔！我把你們這項人，吃得好好飯，你要認墳！你們家有這樣墳嗎？認墳也罷，你倒是小心點碗哪！你瞧：碗也砸啦，飯也撒啦，侯爺怒啦，二爺傻啦，差點沒把我們夥計給剮啦。

乙　差：沒那麽大罪過。

甲　差：侯爺吩咐下來：或老或少，進去一名，蓆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罷之後，還要周濟你們哪。可是這麽着：你們老的進去，小的別進去；小的進去，老的別進去。也別都進去，也別都不進去。我跟你說話哪！我們這兒還跪着一個呢！唉！這是怎麽話說的！

趙錦棠：哎呀婆婆啊！裏面傳話出來：打碗之事，一概不究，或老或少，進去一名答話；答話已畢，還要周濟我們。還是婆婆請進去罷！

朱　母：啊媳婦，爲婆年邁，眼花耳聾，聽話不清，回話不明；還是媳婦你進去罷！

甲　差：這個老婆子，吃飯有她，回話她就不去了！

趙錦棠：待媳婦前去。（欲進）

衆　：（喝）哦！

趙錦棠：（畏縮）哎呀婆婆啊！裏面喊叫連聲，媳婦有些害怕，我不敢進去。

朱　母：哎呀媳婦啊！你只管大胆進去！那大老爺不難爲於你便罷，倘若難爲於你，你在裏面喊叫一聲，我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了，哼哼！我就與他們拚了！

甲　差：好！吃飽了！跑這兒拚命來了！

趙錦棠：是。媳婦前去，婆婆那裏等我。——貧婦告進。

〔朱母暗下〕

甲　差：貧婦告進。

衆軍士：（喝）哦。

趙錦棠：參見侯爺。（跪）

朱春登：那一貧婦，爲何不抬起頭來？

趙錦棠：有罪不敢抬頭。

朱春登：恕你無罪。

趙錦棠：謝侯爺。

朱春登／趙錦棠：哎呀且住！看這（貧婦／侯爺）好像我（妻／夫）模樣，嬸娘道（她／他）已死，怎麼（她，她，她／他，他，他）還在？——既是我（妻／夫）就該相認——哎呀我那（妻／夫）……

衆軍士：（喝）哦。

朱春登／趙錦棠：哎呀且慢。錯認（民妻／官長）於理不合。這、這、這便怎麼處？——（我自有道理。／……………）

朱春登：那一貧婦，我手下之人，哪個難爲於你，從實講來！

趙錦棠：就是這位將爺他……

李　仁：呔！我們手下之人，哪個難爲於你，當着侯爺在此，從實講來；你們討飯吃的呀，也要放出一點天理良心來。

趙錦棠：侯爺，他、他、他是一個好人。

李　仁：侯爺開恩。

朱春登：起過一旁。

李　仁：謝侯爺。

乙　差：二爺受驚！

李　仁：滾了下去！

〔甲、乙差下〕

朱春登：那一貧婦，姓甚名誰？從實講來，不要害怕。好周濟你們。

趙錦棠：侯爺容稟！

（唱西皮倒板）

有貧婦跪蓆棚淚流滿面。

衆軍士：（喝）哦。

朱春登：兩廂退下。

〔衆軍士、李仁下〕

朱春登：面朝前跪。

趙錦棠：是。

（接唱慢板）

尊侯爺細聽我表敍一番：

朱春登：你父何人？

〔李仁暗上〕

趙錦棠：（接唱）我的父趙都堂官高爵顯。
朱春登：啊！配夫何人？講。
趙錦棠：（接唱）配兒夫朱春登……
李　仁：看刀！
〔李仁拔刀欲砍趙錦棠，趙錦棠驚跪走，朱春登止住〕
朱春登：哇！你侯爺在此問話，要你多事！還不下去！
李　仁：嗻！是。
〔李仁下〕
朱春登：那一貧婦，配夫何人？講。
趙錦棠：（接唱原板）
配夫君朱春登結髮良緣。
朱春登：你丈夫往哪裏去了？
趙錦棠：（接唱）都只爲西涼城黃龍造反，
朱春登：黃龍造反與他甚麽相干？

趙錦棠：（接唱）我夫君替叔父去到邊關。

朱春登：可有書信回來？

趙錦棠：（接唱）有宋成相伴去驚慌回轉，
　　他言道我夫君命喪軍前。

朱春登：（自語）哎呀！原來宋成果然這等可惡！這一刀眞不枉也！——後來又怎
　　樣？講。

趙錦棠：（接唱）此時間我嬸母逼奴改嫁，

朱春登：改嫁哪個？

趙錦棠：（接唱）她道我嫁宋成是天配良緣。

朱春登：（自語）嬸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宋成乃是甚等樣人，敢娶都堂之
　　女，侯爺之妻。眞眞是豈有此理！——那一貧婦，你是從也不從？

趙錦棠：（接唱）因不從打至在磨坊碾麵。

朱春登：是啊，不從的好！有志氣！往下講。

趙錦棠：（接唱）又不從打至在牧羊（轉二六）山前。

每日裏吃的是黃虀淡飯，
到晚來與羣羊在一處安眠；
被風飄迷路途來此討飯，
不隄防誤失手將碗打殘。

（接唱『哭頭』）

望侯爺開大恩將奴放轉，哎呀侯爺呀！

（接唱搖板）

到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

朱春登：哦！

（唱西皮慢板）

聽我妻趙錦棠細說一遍，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嬸娘道她婆媳早把命斷，
爲甚麽她還在陽世人間？

莫不是死得苦寃魂不散，
莫不是魍魎鬼把我來纏。
我這裏出蓆棚用目觀看——
又只見那紅日未落西山。
趙錦棠左手上有硃砂一點，
是不是向前去細問一番。（行絃）

啊，那一貧婦，趙錦棠左手指上，有硃砂一點，你可有？

趙錦棠：這個……有。
朱春登：（看趙錦棠手）哎呀，妻呀！
趙錦棠：侯爺爲何這等相稱？
朱春登：我是你丈夫朱春登作官回來了。
趙錦棠：當眞？
朱春登：當眞。
趙錦棠：果然？

朱春登：果然。

趙錦棠：（唱『哭頭』）

啊……我的夫呀！

（唱西皮散板）

只說是夫妻們不能相見，

又誰知今日裏又得團圓。

朱春登：（接唱）問賢妻老娘親可在外面？

趙錦棠：（接唱）老婆婆現在那蓆棚外邊。

朱春登：（接唱）賢妻帶路把母見——

〔朱母、李仁暗上〕

朱春登：（接唱散板）

兒是朱春登作官回還！

啊！母親，我是你兒朱春登作官回來了。

朱　母：砸了你的碗，賠你的碗就是了。

趙錦棠：啊！婆婆不必害怕，你兒春登作官回來了。

朱　母：哦，你是我兒春登回來了？

朱春登：正是。

朱　母：啊！兒呀，爲娘我要了飯了。

朱春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請你二老爺。

李　仁：是，有請二老爺。（下）

朱春科：（上念）忽聽兄長喚，上前問根源。——兄長何事？

朱春登：賢弟，你伯母、嫂嫂當眞亡故了麽？

朱春科：兄長何出此言？

朱春登：你往上看！

朱春科：哎呀！我那伯母、嫂嫂啊！

朱春登：賢弟，你我在朝爲官，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嬸娘作出此事，你要與我問個

明白。

朱春科：小弟一概不知，待我請母親出來，問個明白。——有請母親。

〔宋氏上〕

宋　氏：（念）姪兒作了官，鳳冠霞帔我來穿。——兒啊，請你母親出來，有何話講？

朱春科：伯母、嫂嫂當眞亡故了麽？

宋　氏：當眞亡故了。

朱春科：朝上看來。

宋　氏：（在門外偷看）哎呀慢着，我把他一家子都害苦啦！這要追究起來，我拿甚麽話說呀？乾脆跳井去罷！（下）

朱春科：看我母親變顏變色，待我趕上前去！（下）

李　仁：（上）太夫人投井已死！

朱春登：好好安葬。——請母親後堂更衣。正是：轉戰沙場有數年，

朱　母：婆媳受苦牧羊山；

趙錦棠：且喜今日重相見，

李　仁：老太太，骨肉相逢慶團圓！

朱　母：春登，媳婦，來呀！哈哈哈！

〔『尾聲』，衆同下〕

——劇　終——

絨花記

前記

『絨花記』一名『賣絨花』。是一齣諷刺喜劇。

劇情是地主崔華，把妹子崔秀春許配鄧文煥。後見鄧家貧困，遂有意悔婚。鄧文煥拿着女方的『定禮』——絨花，到崔家門外叫賣，意在求助。崔秀春看見，就贈給他五十兩銀子。鄧文煥再去投親，被崔華威嚇，逼寫退婚書。崔家的長工崔八，見義勇爲，代打不平，計騙崔華，救了鄧文煥；並支持他去縣衙告狀。崔華聽說縣官准狀，令崔八前往行賄，崔八故意大言聲張，知縣不得不秉公判斷，傳令崔秀春上堂。這時，崔秀春已逃往鄧文煥家，崔華無法，令二妹麗春代往。知縣判令崔秀春與鄧文煥即日成親，並把崔華行賄的銀兩作爲粧奩。

整理本除把一些庸俗低級的『哏』語刪去外，在故事情節方面改動三點：一、原本，崔八因嗔着鄧文煥管他叫『小仔兒』才唆使崔華退婚吊打，後因良心發現，乃改『幫兇』爲『幫忙』；現在改成由崔華主動。二、原本，知縣是鄧文煥的舅父，不但過於巧合，而且這樣處理，也不能顯出崔八打抱不平所起的作用；現在把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取消。三、刪去了一夫二妻姐妹同嫁鄧文煥的情節。

這個劇本，是根據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經過他的訂正、充實，再由中國京劇團蕭盛萱和本院編輯處景孤血共同整理。

絨花記

第一場

崔　華：（內）啊哈！
（上念『水底魚』）
眼空四海，
眼空四海，
大道橫行嫌路窄。
家中豪富，
終日搖搖擺！
終日搖搖擺！（坐）
（念詩）說我富來不算富，良鄉縣內一大戶；

金銀財寶無其數，還有兩座典當舖。

在下崔華。不幸父母雙亡，給我留下一份家業，是我家大業大，可稱是首戶。我有兩個妹妹，大妹妹名叫崔秀春，二妹妹名叫崔麗春。大妹妹許配鄧文煥爲妻，有三契合同爲證，尙未過門。只因他家着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一點兒方向沒有。我有心把這門親事打退了罷，可我又沒主意。得！把這事先擱一邊兒。這兩天太悶得慌啦，打算到哪兒蹓躂蹓躂。有咧！我把八兒這小子叫來，叫他給我出個主意。——八兒呀！八兒呀！

崔　八：（內）來了，來了！㊀

（上念）忽聽大爺叫，急忙就來到；

不是要趕集，就是要逛廟。

大爺！大爺！大爺……你叫俺作嘛兒？你叫俺作嘛兒？

崔　華：瞧你這個樣兒！

崔　八：樣兒不好，你老穿個結實罷！

崔　華：哎喲，聽你這股子味兒！

崔八：沒味，你吃個熱火勁！

崔華：哎，你哪兒這麽些個廢話！

崔八：眞個的，你把俺叫出來，到底兒是甚麽事兒呀？

崔華：八兒呀，大爺這兩天怪悶得慌的，你給出個主意，我怎麽開開心？

崔八：悶得慌啦，有主意呀，到燒鍋喝倆酒兒去。

崔華：哎，餿！餿！餿透啦！我家裏要甚麽樣兒的酒沒有哇，單上燒鍋裏喝去。

崔八：你都忘咧，燒鍋是咱家裏開的，到那兒喝酒帶算賬，找倆錢兒回來呀！

崔華：哎！對。不是你說，我還忘了哪，老沒算賬啦；走！還可以帶回倆錢兒來哪。

崔八：你老是騎牛哇，還是騎駱駝？

崔華：這兩樣兒哪樣兒是騎的？給我備馬去！

崔八：備馬去，備馬咧！（趕牛聲）打打來咧！打打來咧！

崔華：你這是誠心招說是怎麽着？我敎你備馬，你怎麽牽牛哇？

崔八：馬在牛棚裏拴着哪。

崔華：那就是啦。

崔八：得！牽過來咧。

崔華：哎喲，哎喲！你瞧這馬這個髒啊！你怎麽不刷刷哪？

崔八：刷刷？沒給馬刷子。

崔華：馬刷子哪兒去啦？

崔八：不是讓你拿走啦嗎？

崔華：我拿去幹甚麽？

崔八：拔毛兒呀！

崔華：胡說，我多會兒拔過毛兒？

崔八：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毛兒不拔嗎！

崔華：你別挨罵啦。肚帶煞緊啦？

崔八：煞緊咧。

崔華：可別把我摔下來！

崔八：你放心罷，摔不着哇。

崔華：（欲上馬）哎，我問問你，倒是煞緊了沒有哇？

崔　八：煞緊咧，煞緊咧，不信你去摸摸。

崔　華：煞緊了就得，那麼咱們走哇！（上馬，摔下）哎，哎！這是怎麼回事？你說煞緊啦，哪兒煞緊啦？

崔　八：沒煞緊？

崔　華：要煞緊了還能摔我這下子？

崔　八：哦！我想起來咧，是昨兒個煞緊咧。

崔　華：你別招說啦，快點兒再去煞緊嘍。

崔　八：（煞緊肚帶）這可沒跑兒咧。

崔　華：（上馬）帶路！

（唱快流水）

家住京西良鄉縣，
又有銀子又有錢；
崔八帶路朝前趲。（下）

崔　八：嗖！

（接唱） 使喚小子在馬後兒顚，馬後兒顚，馬後兒顚，顚顚顚顚顚顚顚。（下）

第二場

〔鄧文煥上〕

鄧文煥：（唱西皮摇板）

上山擒虎容易辦，

自古開口告人難。

小生鄧文煥。曾與崔家定婚，可恨崔華，嫌貧愛富，要將我這門親事打退。是母親言道：那崔秀春爲人賢淑，此事定非所願，因此命我拿了她家過禮的絨花，前去叫賣，以便打動她心。就此前往！

（唱摇板）

且拿絨花去試探，

不知能否結良緣！

〔崔華、崔八上〕

崔　華：（唱流水板）
燒鍋飲酒把賬算，
揚鞭打馬到街前；
喲！
抬頭看，鄧文煥，
倒教大爺不耐煩！
崔　八：（接唱）不耐煩來不耐煩，
那人不該咱的錢；
崔　華：（接唱）他是你姑爺鄧文煥，
崔　八：他就是鄧姑爺，我看看！（三看）咦！哈哈哈……
（接唱）大爺雖嫌我不嫌！
崔　華：（接唱）崔華打馬奔前面。（下）
崔　八：嘍！
（接唱）使喚小子兒回頭觀，回頭觀，觀觀觀觀，觀的觀觀觀！（下）

鄧文煥：唉！

（唱搖板）

貧在市間無人管，

富在深山有人攀！（下）

第三場

〔崔秀春、崔麗春上〕

崔秀春：（唱西皮搖板）

自古紅顏多薄命！

崔麗春：（接唱）看她心中有隱情。

崔秀春：賢妹。

崔麗春：姐姐。

崔秀春：我心中煩悶，想個甚麼主意玩耍？

崔麗春：我把丫鬟叫出來，給您出個主意。——丫頭丫頭快來。

丫　鬟：（上）來啦，來啦！——甚麽事？

崔麗春：你們大小姐心裏悶得慌，你給想個法子，給她解解悶兒。

丫　鬟：咱們上過街樓兒瞭望去。

崔秀春：倒也使得。

崔麗春：可對了她的勁兒啦。——丫頭帶路！

（唱搖板）

丫鬟帶路樓門進，

〔三人同上樓〕

崔麗春：（接唱）那旁又來賣花人。

〔鄧文煥上〕

鄧文煥：（接唱）大街不賣小巷進，

絨花打動崔秀春。

賣花，賣花！

崔麗春：丫頭哇，樓底下這是幹甚麽的？

鄧文煥：賣花！
丫　鬟：賣瓜的。
崔麗春：呸！賣花的。
丫　鬟：我說的也是賣花的呀！
崔麗春：叫他來！
丫　鬟：花兒來，花兒來！花兒……
崔麗春：你下去！（推丫鬟）
丫　鬟：哎，別推我！（下樓）我說你是幹甚麼的？
鄧文煥：賣花的。
丫　鬟：賣瓜的不是？
鄧文煥：賣花的。
丫　鬟：花兒匣子哪？
鄧文煥：就是這一枝。
丫　鬟：喝，舉着賣呀。——小姐瞧花兒！

崔麗春：你拿上來呀！

丫　鬟：瞧這麻煩勁兒的！（上樓）給您瞧罷！

崔麗春：姐姐瞧罷。

崔秀春：（看花）這花兒是我家的呀！

崔麗春：喲！大小姐認起賊贓來啦。

丫　鬟：我聞聞這花兒有賊味兒沒有。

崔麗春：去一邊兒去！

崔秀春：丫鬟，問那賣花之人，家住哪裏，姓甚名誰，花兒是哪個教他賣的，要賣多少銀子？

崔麗春：你可問清楚啦，明兒個你們小姐還要查『什家戶兒』哪。

丫　鬟：噯。（下樓）賣花兒的，你家住哪裏？姓甚名誰？花兒誰教你賣的？要賣多兒錢？

鄧文煥：我姓鄧。

丫　鬟：你姓𥓓？

鄧文煥：𡡉！姓鄧。

丫　鬟：你要瞪誰呀。叫甚麼？

鄧文煥：我叫鄧文煥。

丫　鬟：（自語）喲！這個鄧文煥，聽着好耳熟。不就是我們鄧姑爺嗎？等我再問問他。（對鄧）你在哪兒住？

鄧文煥：前街居住。

丫　鬟：這枝花兒誰教你賣的？

鄧文煥：我母親叫我賣的。

丫　鬟：要賣多兒錢？

鄧文煥：五十兩銀子。

丫　鬟：喲，窮瘋啦！這麽枝花兒值五十兩嗎？少點成不成啊？

鄧文煥：小生言無二價。

丫　鬟：眞是貨眞價實呀。（上樓）得啦，我給您問來啦。

崔麗春：他姓甚麽？

丫　鬟：他姓碰。
崔麗春：呸！姓鄧。
丫　鬟：我說的是姓鄧啊。
崔麗春：瞪着眼不認賬。叫甚麽？
丫　鬟：叫瞪甚麽蛋。
崔麗春：呸！他叫鄧文煥。
丫　鬟：是呀！我說的也是鄧文煥呀！
崔麗春：這個鄧文煥，聽着好耳熟，不是我姐夫嗎！

〔崔秀春羞〕

崔麗春：喲喲喲喲，她還害臊哪！
丫　鬟：我就不害臊！
崔麗春：你別不害臊啦！花兒誰教他賣的？
丫　鬟：他母親教他賣的。
崔麗春：這個說勁兒的。要賣多少錢哪？

丫　鬟：要賣五十兩。

崔麗春：喲，這麼一枝花兒值五十兩嗎？

丫　鬟：窮瘋啦！

崔秀春：却也不多呀！

崔麗春：哼！是不多！看誰買！

丫　鬟：看誰賣啦！

崔秀春：丫鬟過來！這枝花兒不要，與他五十兩銀子，教他回去，問過他母親就明白了。

丫　鬟：喝！眞大方啊！

崔麗春：您回房歇着去罷。

〔崔秀春下〕

崔麗春：往常一個錢兒都捨不得花，今兒個花兒不要，還白給他五十兩銀子，這也就是他呀！

丫　鬟：要不是他就這麼大方啦！

崔麗春：得啦，拿出去給他去罷。

丫　鬟：哎！（下樓）賣花兒的，你可來着啦。我們小姐說啦，花兒不要，給你五十兩銀子，你要是不明白，回家問你母親就明白啦。

鄧文煥：（自語）我早就明白了。

丫　鬟：（上樓，對崔麗春）得啦，我給了他啦。

崔麗春：他走了沒有？

丫　鬟：沒走哪。

崔麗春：外頭有別人沒有？

丫　鬟：沒別人，就是那個賣花兒的。

崔麗春：我瞧瞧去。（下樓，見鄧文煥）就是他呀！這個穿章兒！長得倒不錯！

丫　鬟：可不是嗎，倒是個小白臉。

崔麗春：小頭小臉兒，小鼻子小眼兒，小個頭兒。

丫　鬟：他可是個大跨骨軸兒！

〔崔麗春、丫鬟跑下〕

鄧文煥：不免回家稟報母親便了。

（唱搖板）

手托紋銀往家奔，

見了母親說分明。（下）

第四場

〔崔華、崔八上〕

崔　華：（唱流水板）

將身來在大門前，

翻身下了馬雕鞍，

大搖大擺把庭堂坐。

崔　八：（接唱）使喚小子在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拴拴拴拴拴拴拴！

崔　華：我說你貧不貧哪？

崔　八：怎麽咧？

崔　華：拴在那兒就得啦，幹嘛這麼『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有完沒完啦？

崔　八：那麼我問你：下了馬進來坐到那兒就得啦，幹嘛還要『大搖大擺把庭堂坐』呢？

崔　華：大爺有錢兒，我有脾氣兒！

崔　八：哦！你有錢兒的有脾氣，俺沒錢的也有脾氣！

崔　華：你有甚麽脾氣？

崔　八：俺又來咧！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拴拴拴拴……

崔　華：我也不攔你啦！

崔　八：我也不拴咧！

〔崔華打哈欠〕

崔　八：喲喲喲喲！乖乖怎麽兒咧？

崔　華：我乏啦。

崔　八：乏了添劈柴。

崔　華：甚麽添劈柴？

崔　八：你說火乏了嗎！

崔　華：我說我睏啦。

崔　八：睏了怎麽着？

崔　華：我睡覺。

崔　八：睡去罷。誰攔着你哪！

崔　華：我睡覺，你這兒先支應着；有送錢的想着拿進來！（欲下）

崔　八：哎哎哎，回來回來！送錢的拿來，要賬的來了噓？

崔　華：要賬的來啦，說我沒在家！（下）

崔　八：好他娘的公道！送錢的拿來，要賬的沒在家；財迷當刻鬼！這是甚麽人性！一財如命，刻薄成家呀！哎！不用忙，你等着罷！遇着機會教你嘗嘗！他有錢的睏咧教我支應着！我怎麽那麽寃哪！我也打個盹兒罷。（睡覺）

鄧文煥：（上念）奉了母親命，到此來投親。——來此門首，八兒在哪裏，八兒在哪裏？……

（崔八打呼）

鄧文煥：原來在此打睡，待我將他喚醒。——八兒，八兒！

崔　八：（睜眼）咦！這！這不是鄧姑爺嗎！剛才街上還是一身兒的破爛，這回打頭上換到脚底板兒都是新的咧！（過去請安）鄧姑爺！

鄧文煥：罷了。你家大爺呢？

崔　八：在裏頭『姑宋』着嘘。

鄧文煥：與我通稟，說我要見。

崔　八：你在這兒等着，俺給你言語一聲兒。

鄧文煥：哦，你去與我回稟。好一個會辦事的小子兒喲……（欲下）

崔　八：哎，你回來！你回來！我問問你：常言說得好哇，他是『人敬人高』！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尺一寸！怎麼着，我叫你一聲『鄧姑爺』，還應着給你往裏通稟，你反倒說我（學鄧口吻）『好一個會辦事的小子兒喲……』，你幹嘛這麼瞧不起人呢？

鄧文煥：這個……

崔　八：哪個呀？

鄧文煥：哎，是我錯了！八兒哥休怪！（作揖）

崔　八：哎，這還不差甚麽兒哆。鄧姑爺，我問問你：這麽一會兒，你就打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咧，你是怎麽發的財呀？

鄧文煥：實不相瞞，乃是你家大小姐贈我銀兩，置辦來的。

崔　八：那麽你到這兒幹甚麽來咧。

鄧文煥：投親來了。

崔　八：好，那麽你先那邊兒等會兒去。

〔鄧文煥下〕

崔　八：哎呀！這個年頭兒的姑娘們，眞是人大心大呀！她這麽一來不要緊哪，崔華準就把他給認下咧。俺去給他通稟，俺去給他通稟。（欲行）哎，那小子還睡着咧，我把他叫醒嘍。哎呀，大爺呀！大爺呀！大爺大爺呀！

〔崔華上〕

崔　華：我說你這小子是誠心招說呀！我這兒剛睡着，你這麽大爺大爺的叫震了心！

崔八：我怕吵了你的覺。

崔華：還怕吵了我的覺哪？

崔八：我沒嚷啊！

崔華：這比嚷還厲害哪！

崔八：來咧！

崔華：誰來啦？

崔八：鄧文煥。

崔華：哎喲哎喲！

崔八：怎麽咧？

崔華：哎喲！你沒瞧見嗎！一身兒的破爛兒，那不用說，是尋親來啦。我見他幹甚麽！

崔八：嘿！你可『知不道』哇！人家打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都是新的。

崔華：怎麽着，從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這麽一說，渾身上下都是新的！開正門！

崔八：幹甚麽呀？

崔　華：有請啊！

崔　八：哎，你不是說不見他嗎？怎麼這會兒又『有請』啦？

崔　華：我們是親戚嗎！

崔　八：好，開正門，開正門，開正門兒去。

崔　華：哎，你先等等兒。

崔　八：（自語）哎，不對咧！這小子又要反悔！

崔　華：（尋思）哎呀慢着，剛才我瞧那鄧文煥，還是穿着一身兒破爛兒，怎麼這麼一會兒就從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都是新的啦？太快呀，這個碴兒不對！一定是他哪兒弄了來這麼一身兒新衣裳來朦我。——八兒哪！別開正門啦！

崔　八：不開正門兒，開角門兒。

崔　華：連角門兒也別開。這門親事我不能認！

崔　八：你不能認怎麼着？

崔　華：我今兒個還一定要把這門親事給他打退嘍！

崔　八：（自語）我說怎麼樣，這小子一定要反悔嗎！

崔　華：可是三契合同在他手裏哪！八兒哪！你怎麽想個主意，把他給我誆進來。

崔　八：誆進來，誆進來怎麽着？

崔　華：誆進來，我把他飽打一頓，教他拿出三契合同來，乖乖兒的把這門親事給我退嘍！

崔　八：（自語）哎呀好小子，他要關上門打鄧姑爺，這可不得了，我得想個好主意。——哎，大爺，你別那麽辦哪！

崔　華：我不那麽辦，怎麽辦？你給我想個主意！

崔　八：你教我想主意？

崔　華：啊！教你想主意！

崔　八：教我想主意……嗯……

崔　華：嘿，你倒是快着點兒呀！

崔　八：哎，可你急嘛兒呀？

崔　華：事情急嗎，我不急？

崔　八：你急？好，我有主意。你先『姑朵』着。

崔　華：我坐下。

崔　八：你『姑朵』着罷！

崔　華：『姑朵』着就『姑朵』着。

崔　八：我說這門親事，是誰作嗲？

崔　華：我們老太爺作的。

崔　八：你們老太爺作的，俺給你打斷了罷！

崔　華：你是甚麼東西！

崔　八：我出個主意。你把他請進來！

崔　華：請進來。

崔　八：教他坐下。

崔　華：坐下。

崔　八：你說八兒呀倒茶來！

崔　華：你倒茶，我怎麼着？

崔　八：你問他來人貴姓。

崔　華：嘿，我們是親戚，我有不知道他姓甚麽的？
崔　八：你裝渾蛋哪！
崔　華：呸！裝糊塗。
崔　八：是裝糊塗。
崔　華：那必是姓鄧啦。
崔　八：大號？
崔　華：文煥。
崔　八：幹甚麽來咧？
崔　華：投親來啦。
崔　八：有甚麽憑據？
崔　華：三契合同。
崔　八：拿來我看！
崔　華：拿過來怎麽着？
崔　八：拿過來你可別看哪！

崔　華：我不看教誰看？

崔　八：拿到後頭教大小姐看看去。

崔　華：餿啦餿啦，我瞧不認，她一瞧就認下啦。

崔　八：嗳！俺不給她看。

崔　華：那麽你給誰看哪？

崔　八：誰也不給看。拿到廚房，入竈火膛裏把它燒嘍，給它個死無對證。

崔　華：哎，這就對了嘛！

崔　八：你再問他本人貴姓。

崔　華：我問過啦。

崔　八：你再裝渾蛋哪！

崔　華：呸！裝糊塗。

崔　八：哦，裝糊塗。

崔　華：那還是姓鄧啊。

崔　八：大號？

崔華：文煥哪！

崔八：幹甚麽來咧？

崔華：投親來啦。

崔八：有甚麽憑據？

崔華：三契合同。

崔八：拿來我看！

崔華：咱們不是拿過來啦嗎！

崔八：給他個不認賬！

崔華：那我成！

崔八：你就把那驢臉一呱嗒。

崔華：我怎麽又驢臉啦哪！

崔八：不但驢臉，還得把那『王八子子（念『咂』）』一瞪。

崔華：你才是『王八子子（念『咂』）』哪！

崔八：你說：哈哈，你哪裏是投親的，分明是前來訛詐。八兒呀！叫長工和月工，把

他吊起來給我打！

崔　華：打！

崔　八：打！

崔　華：這還是跟我先出的那個主意一樣呀！乾脆，把他誆進來打就得了嗎，幹嘛還費這麼些事？

崔　八：你可『知不道』哇！眞要照你那麼一打，他至死也不拿三契合同，你可怎麼辦呢？

崔　華：他不拿出來，我還是打。

崔　八：你要是一個勁兒的打，就把他打死了，那你得打人命官司呀！你要是依着我，到了時候有我出來作調和人兒。

崔　華：你出來作調和人兒？

崔　八：把他放下來，教他寫個退婚字兒，開了後門，把他放出去，這個事兒是人不知，鬼不覺。這是光光明明的一條道兒，不知道你會走不會走！我的哥哥兒！

崔　華：得，我會啦。

崔　八：記住啦！

崔　華：得，你把他請進來。

崔　八：鄧姑爺，他那兒請你嗐。

鄧文煥：（上，進入）大舅！

崔　華：哎！坐下。

鄧文煥：有座。

崔　華：八兒呀，倒茶去！

崔　八：是啦，掏井啊！

崔　華：來人貴姓？

鄧文煥：姓鄧。

崔　華：大號？

鄧文煥：文煥。

崔　華：幹甚麼來啦？

鄧文煥：投親來了。

崔　華：有甚麽憑據？

鄧文煥：三契合同。

崔　華：拿出來我瞧瞧！

鄧文煥：（拿出合同）請看。

崔　華：八兒呀，拿到後頭給大小姐看看去！

崔　八：咋！（自語）這就得咧！三契合同到了我手，崔華那小子再也算計不過去咧。常言說得好：『寧拆十座廟，不破一門婚！』他教我燒哇，我才不給他燒呢。我把它揣起來，回頭照樣兒交給鄧姑爺。

崔　華：哎，倒茶來沒有？

崔　八：沒開水。

崔　華：（裝做發現鄧）咴！這兒還有人哪！哎，貴姓啊？

鄧文煥：方才問過了。

崔　華：我再問問還成不成啊？

鄧文煥：哎，姓鄧啊。

崔　華：大號？

鄧文煥：文煥。

崔　華：幹甚麽來啦？

鄧文煥：投親來了。

崔　華：有甚麽憑據？

鄧文煥：三契合同。

崔　華：拿來我看！

鄧文煥：方才你拿過去了！

崔　華：八兒呀，咱們拿過來啦嗎？

崔　八：沒給拿過來呀！

崔　華：哈哈，你哪兒是投親，分明是前來訛詐！八兒呀！叫長工月工，把他吊起來給我打！

〔四僕人上，吊起鄧文煥〕

四僕人：打打打打。（欲打）

崔　八：別打別打！我說你們是怎麼檔子事兒呀？眞要是打壞嘍，不是給主人惹事嗎？還不走開這兒！走！走！

〔四僕人下〕

崔　八：得，都滚咧，打不死咧，也沒有人命官司咧。——我說鄧姑爺！你知道他打你爲甚麼哪？

鄧文煥：我不曉得。

崔　八：他是敎你寫那個退婚字兒呀！

鄧文煥：打死我也不寫！

崔　八：哎，別不寫呀！你錯咧，光棍不吃眼前虧呀！我告訴你說，他不認識字，你就橫一道子，豎一道子，劃啦那麼一張，你就是罵他男盜女娼他也『知不道』哇！

鄧文煥：哎哎哎哎，我寫了。

崔　八：大爺，他寫咧。

崔　華：寫啦，那麼把他放下來，敎他寫！

崔　八：得咧，你下來下來，坐這兒，我給你硏墨，你寫！你寫！（小聲）你罵他！

鄧文煥：哎！

（唱搖板）

崔華的妻子接僧道。

崔　華：喲，這還了得！叫長工月工，吊起來給我打！

崔　八：怎麼兒咧？怎麼兒咧？怎麼兒咧？

崔　華：你沒聽見，他那兒罵我哪。

崔　八：他罵你甚麼？

崔　華：他罵你們大奶奶接僧道。

〔崔八吸氣〕

崔　華：他罵你們大奶奶接僧道。

崔　八：他罵大奶奶接僧道？哎，不對呀！

崔　華：可本來沒這麼回事嗎！

崔八：你們老太太才接僧接道嘘！

崔華：你們老太太接僧接道！

崔八：你等我問問你：你們老太太是有名兒的崔善人兒對不對？

崔華：不錯。

崔八：那天前門兒來了個和尚，在門口兒化緣，你們老太太聽見啦，打發丫頭出去啦，拿進緣簿來一看，你們老太太寫三百。

崔華：寫三百給三百。

崔八：和尙走啦。從後門兒又來了個老道。

崔華：你瞧這巧勁兒的！

崔八：老太太又聽見啦，打發丫頭芽子出去啦。

崔華：又丫頭芽子啦又！

崔八：接過來緣簿一看，寫了五百。

崔華：寫五百就給五百呀！

崔八：啊，這些個和尚老道哇，吃着你們老太太，喝着你們老太太，無恩可報，滿村

裏就給你們老太太嚷去咧。

崔　華：嚷甚麽？

崔　八：嚷說崔華的母親哪，接僧接道哇！這是給你們家扯旗掛匾，好看哪！你懂的甚麽，我的乖乖！

崔　華：要是這麽一說，這是一檔子好事呀！

崔　八：敢情是好事呀！

崔　華：那麽你教他寫兩張罷！

崔　八：寫兩張幹甚麽呀？

崔　華：那張給你們老太太扯旗掛匾。

崔　八：我們家早就貼上咧！

崔　華：貼上甚麽啦？

崔　八：僧道無緣！

崔　華：你滾一邊兒去罷！

鄧文煥：（接唱）叫他拿去仔細瞧。

崔　八：寫完咧。
崔　華：還是那一套哇？
崔　八：改咧改咧。
崔　華：把他轟出去！
崔　八：你出去罷！你出去罷！你出去罷！
鄧文煥：（哭）喂呀！（欲走）
崔　八：哎，你別走，事情『沒結完』呢！
鄧文煥：我不走怎麽樣啊？
崔　八：我給你出個主意，我再見我們大爺，給你說上幾句好話，跟他要二百銀子給你，你看好不好哇？
鄧文煥：啊，你與我要二百兩銀子？
崔　八：啊，好不好？
鄧文煥：好。——好一個會辦事的……
崔　八：你又來咧。

鄧文煥：八哥兒喲！（下）

崔　八：哎，他們念書的人兒是眞會改嘴呀。

崔　華：八兒呀，他走啦沒哪？

崔　八：走？他嚎喪哪。

崔　華：嚎喪甚麼哪？

崔　八：他哭咧！

崔　華：哭甚麼！

崔　八：他哭：『我的大舅子，我的大舅子，好你個崔華呀！我把你個狠心子子（念『啞』）王八蛋！』

崔　華：罵誰哪？

崔　八：他罵你嗐，俺給你帶個信兒。

崔　華：這個信兒往你們家帶！

崔　八：我們家不找罵人的。

崔　華：那麽他嚎喪甚麽？

崔　八：他說你：『打我也罷，駡我也罷，他不該把我的衣裳撕，我給你「沒結完」！』
崔　華：沒結完，憑他一個窮人還有多大的𥕢兒？
崔　八：你說他沒多大𥕢兒，我看他的𥕢兒還不小呢，你知道他這衣裳是借誰的？
崔　華：我管他借誰的？
崔　八：不是舉人兒，就是秀才，你惹得起嗎？
崔　華：喲！這可怎麽辦哪？
崔　八：好辦哪！
崔　華：怎麽好辦？
崔　八：你拿二百銀子，我給你了去。
崔　華：二百兩？那我還認下哪。
崔　八：𡡅，認下，認下的好哇！
崔　華：好甚麽呀，認下我也一個錢毛兒都不能花，叫你們大小姐渾身衣裳，肚子乾糧，就過了門啦。
崔　八：那你也得花銀子。

崔　華：錢我都不花，花銀子？

崔　八：你當那鄧文煥是好人嗐！大小姐過了門，兩口子沒飯吃，他就犯了窮脾氣，在家打你妹子，罵你妹子，啐你妹子。你妹子受得了嗎？沒給法子就得找你！

崔　華：我妹子有根基，不能來。

崔　八：不能來？說着說着就來咧！

崔　華：喲，這是誰呀？

崔　八：這是你妹子。

崔　華：喲！我妹子就這樣兒呀？

崔　八：讓鄧文煥打的唄！得咧，你給養傷錢唄！

崔　華：得多少？

崔　八：三百銀兒！

崔　華：給三百銀兒？

崔　八：不多！

崔　華：還不多哪，我不能給。

崔　八：你不給？

崔　華：哎，我不能給。

崔　八：你不能給，哎，壞咧！壞咧！壞咧！

崔　華：怎麽壞啦？

崔　八：你不給他錢，那鄧文煥的脾氣，可更大咧，他還是打你妹子，罵你妹子。呀！

（踢）

崔　華：怎麽上了『鴨子』啦？

崔　八：踹你妹子。你妹子受得了嗎？沒給法子，還是得找你！

崔　華：她找我也是白找。

崔　八：哼！說着說着又來咧。她還是一肚子委屈，哧，嘿……

崔　華：怎麽啦？說哭就哭哇！

崔　八：（裝哭）哎嘿，哎嘿，哎嘿嘿嘿……五百銀！

崔　華：嚎喪兩句就五百嗎？

崔八：不多！

崔華：不多？我還是不能給！

崔八：你還是不給！

崔華：我不但不給，連這門親事我都不認啦，我也甭算她哥哥，她也甭算我妹妹。

崔八：又壞咧，又壞咧！

崔華：怎麽又壞啦？

崔八：你妹子兩下一擠，這麽一心窄呀，她說：『哎！我的天兒哪，我可不活着咧，我可不活着咧！唉唉唉唉！……』她不是投河，就是覓井；不是上吊，就是懸樑；不是抹脖子，可就是吃毒藥；你說她死到哪兒呀？

崔華：她愛死到哪兒死到哪兒！

崔八：她死到哪兒呀，她死到你的家門口兒上！拿你這個家計兒，發喪你妹子，那你不得花個七吊八吊銀兒呀？

崔華：嘍，七千八千。那就是這一回。

崔八：跟你要二百銀子也就是這一回呀。

崔　華：我咬住了牙，一死兒不認，不教大小姐過門，看他還能來找？

崔　八：大小姐不來，那鄧姑爺可又說咧……

崔　華：他說甚麽呀？

崔　八：他說：哎，舅子呀舅子！你撕了我的衣裳不要緊哪，我拿嘛兒還人家？我拿嘛兒還人家？乾乾脆脆，我也不活着咧，我上吊，我抹脖子，我跳河，我觅井，我……我死，我死，我死，我死了寫陰狀，告你個王八子子。

崔　華：這是他說的？

崔　八：這是他剛才說的那後半截兒。

崔　華：我沒說我不打人命官司嗎！

崔　八：那你就拿二百銀子永斷葛藤。我保你沒事兒！

崔　華：有事？

崔　八：你找我！

崔　華：找你怎麽樣？

崔　八：我保你『紅子紅瓤』！

崔　華：得，瞧你的『紅子紅瓤』！我有的是錢，就那麼辦啦。一百一包兒，兩包，全交給你啦；我淨等『紅子紅瓤』。

崔　八：我保你『紅子紅瓤』。——鄧姑爺！鄧姑爺！來呀來呀！哪兒去咧？旯旮裏蹲住嘘。

〔鄧文煥上〕

崔　八：給你辦好啦，要了二百兩銀子，你拿這個銀子，這一百拿到家交給你母親作養廉；這一百，你拿到良鄉縣，上下打點通啦，把崔華告下來！

鄧文煥：無有憑據。

崔　八：有哇。這是三契合同，在這兒嘘。他教俺燒，俺不給他燒，原封兒沒動。交給你，告他去罷！

鄧文煥：我告這個混賬東西去了！（下）

崔　八：你看念書的人兒多文明啊！罵得眞淸楚！（學鄧）『我告這個混賬東西去了！』（笑）哈哈哈……

崔　華：八兒呀，他走啦沒有？

崔　八：走啦。

崔　華：眞走啦？

崔　八：啊！

崔　華：嘿！好小子！這件事辦得眞不錯，按說可得謝候謝候你。

崔　八：嘍，算了罷！主人奴才，應當盡點兒好心，謝候甚麽呀！

崔　華：那麽着罷；趕明兒個給你長倆工錢兒。

崔　八：謝謝你老！

〔崔華欲下〕

崔　八：哎，大爺你回來！明兒個你給我長倆錢兒，長多兒錢呢？

崔　華：給你長錢得啦嗎！

崔　八：嘍，我是死心眼兒，你告訴我，心裏明白明白。

崔　華：眞個的，你在我這兒，一年掙多兒錢哪？

崔　八：嗳！還提錢；一年俺才掙你一吊二百錢。

崔　華：啊？一年你掙一吊二百錢？

崔八：啊！

崔華：唉！屈了你的才啦！

崔八：可不是嗎！

崔華：哎，是得長倆錢兒！（又欲下）

崔八：倒是給俺長多兒錢呢？

崔華：嗯，一年掙一吊二百錢不是？

崔八：哎，一吊二百錢！

崔華：喂！這麽辦！一年我給你長一吊——二百——五！（下）

崔八：好小子！嘿嘿！這一年他才給俺長了五十錢！小子你等着罷！鄧姑爺到良鄉縣告你去咧。要不教你花個家產盡絕，你也不認得我是誰！正是：並非小子兒有偏向，你嫌貧愛富是理不當。我還得挑水去呢！（下）

第五場

〔鄧文煥上〕

鄧文煥：來此已是縣衙，待我擊鼓。（擊鼓）

〔四衙役、班頭甲引知縣上〕

知　縣：忽聽堂鼓聲高，想必含寃事到。——帶擊鼓人！

衙　役：擊鼓人上堂回話！

鄧文煥：生員鄧文煥參見老父師。

知　縣：自有放告日期，爲何擅擊堂鼓？

鄧文煥：只因崔華嫌貧愛富，勒逼退婚，將生員暴打，老父師作主！

知　縣：有何爲證？

鄧文煥：三契合同爲證。

知　縣：呈上來！

〔鄧文煥將合同呈上〕

知　縣：（看合同）勒逼退婚，可是實情？

鄧文煥：俱是實情。

知　縣：回去三日後聽審。

鄧文煥：多謝老父師。（下）

知　縣：班頭，拿我火籤，三日後傳崔華上堂回話！（班頭甲欲下）轉來！不許賣放！

班頭甲：不敢！（下）

知　縣：掩門。

〔衆同下〕

第六場

〔崔八上〕

崔　八：哎呀，了不得咧，了不得咧！大爺呀！大爺呀！大爺大爺呀！

〔崔華上〕

崔　華：我說八兒呀，我這工錢給你長壞啦罷！幹甚麽這麽山嚷怪叫的，叫得大爺怪震心的？

崔　八：不好咧！

崔　華：怎麽啦？

崔八：來咧！

崔華：誰來啦？

崔八：鄧文煥！

崔華：鄧文煥來啦？你保『紅子紅瓢』，我找你！

崔八：你找我？他在良鄉縣把你告下來啦！

崔華：喲！他怎麽把我告下來啦？

崔八：你可說嗻。

崔華：這怎麽辦哪？

崔八：你想主意呀！

崔華：我沒主意喲！

崔八：你給他打官司去呀！

崔華：不成，我怯官。

崔八：怎麽兒咧？

崔華：我見官說不出話來。

崔八：別着急！我替你打官司去。

崔華：你去，這怯頭怯腦的哪兒成啊？

崔八：你別瞧俺人怯，心不怯！

崔華：怎麽樣？

崔八：我會說官話。

崔華：會說官話，好，那你就去。

崔八：我就這樣兒去呀？

崔華：你就去。

崔八：我就去，（看衣服）我就這個樣兒去呀？

崔華：㗂，大爺家裏有的是衣裳，你愛怎麽『刀尺』就怎麽『刀尺』！

崔八：我不穿你的。

崔華：你穿誰的？

崔八：我穿你們老太爺的！（下）

崔華：唉！這是哪裏說起！

（唱西皮原板）

有崔華坐廳前自思自嘆，
思想起這件事好不愁煩；
小八兒此一去必須作臉，
好在我家業大不怕花錢。

崔　八：（內）哦嘿！

（上，亂鑼鼓）哎，你過來磕頭！

崔　華：幹甚麼呀？

崔　八：你瞧我像你們家那個『影』不像？

崔　華：嘜，你抽甚麼瘋哪，下來罷！

崔　八：來來來！寫上寫上！

崔　華：寫上甚麼呀？

崔　八：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一千兩，求太爺諒問諒問。

崔　華：誰寫呀？

崔八：你寫呀！

崔華：我寫呀，不成，我不認識字。

崔八：哧！你不是個監生嗎？

崔華：我這個監生是捐的。

崔八：完咧完咧！那讓誰寫呀？

崔華：衙門裏科房兒的先生，他們會。

崔八：我知道他們會寫，人家不能白寫。

崔華：花倆錢兒呀！

崔八：花倆錢兒？五百銀兒！

崔華：啊？寫這麽倆字五百兩？

崔八：不多！

崔華：還不多哪？

崔八：常言說的好：『一字值千金』，論着個兒數，那就多咧！

崔華：好哇！『一字值千金』，應到我身上啦。

崔　八：一點也不錯。

崔　華：得，給五百！

崔　八：哎哎哎！這就算完了嗎？

崔　華：不完怎麽着？

崔　八：我餓着肚子去？我得吃飯哪！

崔　華：你吃飯？好，我這有五兒錢。

崔　八：五兒錢？那能夠幹嘛兒的？

崔　華：五兒錢還少嗎？

崔　八：不行，不行！

崔　華：得，再給你添五兒錢。咱們算算總數兒罷。

崔　八：不用算，一千七。

崔　華：怎麽個一千七？

崔　八：太爺一千，科房兒五百，給鄧姑爺二百。

崔　華：餘外你還有一百錢的飯錢哪！

崔　八：（自語）這小子連一百錢還要算上噓。

崔　華：官司怎麼樣？

崔　八：我保準贏！

崔　華：不贏怎麼樣？

崔　八：你再找我，我保你『紅子紅瓤』！

崔　華：你就去，我在家裏頭等你的『紅子紅瓤』。（下）

崔　八：我保『紅子紅瓤』。（圓場）哎，到咧。怎麼一個人兒沒有，這會兒還沒開張噓。我給他開開張。——有人兒沒有哇？打官司的來咧！照顧主兒來咧！

〔班頭甲上〕

班頭甲：嘿嘿嘿，愣頭愣腦的，往嘚兒哪兒跑！

崔　八：我是打官司嗲。

班頭甲：你是打官司的，告誰？

崔　八：我是崔府上的管家。

班頭甲：你就是崔府上的管家？太爺正要拿你哪！——來呀！把他鎖上！

崔　八：別價別價！照應點兒！
班頭甲：甚麽照應啊，鎖上鎖上！
崔　八：別價別價！錢來擋擋。爺爺給你！爸爸給你！祖宗給你！這兒有個底兒，
　　寫上點兒。
班頭甲：寫上甚麽？
崔　八：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一千兩，求太爺諒問諒問。
班頭甲：就這個事兒呀，誰寫？
崔　八：你寫。
班頭甲：我可不能寫。
崔　八：誰寫呀？
班頭甲：科房兒先生寫。
崔　八：讓他們寫罷！
班頭甲：那可不能白寫。
崔　八：多兒錢？

班頭甲：連我們跑腿兒的錢在內，一共是『一巴掌』。
崔　八：『一巴掌』是多少哇？
班頭甲：你甭裝糊塗，五百兩。
崔　八：正合適，拿了去！
班頭甲：（向內）哎，我說科房兒先生，這兒有個條兒，你給寫上點兒。
內　　：寫甚麼呀？
班頭甲：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一千兩，求太爺諒問諒問。就是這個事。
內　　：我們那個『說兒』哪？
班頭甲：有五兩銀子在我身上哪。
崔　八：這小子好大嗓子眼兒呀！
班頭甲：寫去啦，聽招呼。——有請太爺！
〔四衙役、班頭乙引知縣上〕
班頭甲：崔府管家帶到。
知　縣：上堂回話！

班頭甲：哎，上堂回話。

崔　八：（向左側衙役請安）老爺！

左側衙役：哎！

崔　八：（向右側衙役請安）老爺！

右側衙役：哎！

崔　八：（向班頭乙請安）老爺！

班頭乙：我不是老爺。

崔　八：你是舅舅？

班頭乙：上頭坐着的是老爺。

崔　八：（笑）哦喝喝喝，老爺你吃飯咧？

知　縣：嗯！

班頭甲：你跪下說話！

崔　八：俺花了錢咧！

班　頭：花了錢也得跪下！

崔　八：花了錢也得跪下？我說你們講理不講理呀？俺花了一千兩銀子呢，你還教俺跪下，俺花的少嗎？俺還記得那個條兒嗐，我背給老爺聽：『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大聲地）一千兩……』

班頭甲：（急掩崔八口）嘿嘿嘿嘿……

知　縣：（急拍驚堂木）住口！你道本縣還受你們的賄賂不成！

崔　八：我沒敢說太爺受賄哪！那是我們大爺孝敬你老嗲。

知　縣：哼！當堂行賄，還敢這樣大呼小叫！（對衙役）左右，再若不跪，將他掌嘴！

班頭甲：這你就不嚷了罷？

崔　八：我還嚷幹甚麼呀！——是，老爺，我跪下咧。

知　縣：你是崔華的管家麼？

崔　八：甚麼管家呀，一年才掙一吊二百錢的長工，小做活兒嗲。

知　縣：你家大爺打退鄧文煥的親事，可是有的？

崔　八：有喂！一點兒也不錯呀！

班頭甲：（小聲向崔）嘿！別這麼說呀！

崔　八：怎麼兒咧？

班頭甲：按你這麼說，不把你們大爺告下來啦嗎？

崔　八：哎喲，我告的還是他噓！

班頭甲：是呀？

崔　八：啊！嘿嘿我告的還是他噓！我告訴你說罷，件件是實，一點錯兒也沒有。

知　縣：這門親事你家大小姐可曾願意？

崔　八：她怎麼不願意？就是她哥哥兒才不願意呢！

知　縣：也罷，敎你大小姐上堂回話。

崔　八：嘍，大小姐可不能來。

知　縣：爲何？

崔　八：我們花了錢，還敎我們出頭露面的！

知　縣：滿口胡言，轟了出去！

班頭乙
四衙役：出去！

〔知縣、班頭甲、班頭乙、四衙役同下〕

崔　八：哈哈，大小姐一來，這門親事就算準咧，等我回家告訴崔華去，我看他狗兒的怎麼辦。我走，我走，我走咧！（下）

第七場

崔秀春：（上唱西皮搖板）

自從鄧郎到家門，
爲何一去無信音。

丫　鬟：（上）啓稟姑娘，大事不好啦！

崔秀春：何事驚慌？

丫　鬟：大爺把您的親事給打退啦。聽說還把鄧姑爺給打了一頓哪！

崔秀春：（哭）喂呀！
（唱搖板）

聽一言來心着驚，
冷水澆頭懷抱冰。

丫　鬟：別哭啦，您倒是想個主意呀！

崔秀春：我是忙中無計。

丫　鬟：您沒有主意，我倒有個主意，倒不如您收拾收拾，逃奔婆家去罷。

崔秀春：只是不知路徑。

丫　鬟：鼻子底下有嘴，問也問了去啦。

崔秀春：如此你看守我的繡閣，請上受我一拜。

（唱搖板）

此事休對別人論，

去到婆家把身存。

丫　鬟：那我可不敢當。

〔崔秀春下〕

丫　鬟：得，這麼一來，他們兩口子就算到了一塊兒嘍！（下）

第八場

崔　華：（上唱西皮搖板）

八兒一去不回轉，

倒教大爺不耐煩。

〔崔八醉上〕

崔　華：這是怎麽啦？嘿嘿！我說你這是怎麽回事？

崔　八：再來兩壺！

崔　華：還喝哪！

崔　八：心裏頭痛快，再來兩壺！

崔　華：到了家啦。

崔　八：到了家咧？我還當是在飯館兒嘘。

崔　華：官司打的怎麽樣啦？

崔　八：贏啦！

崔　華：嘿！錢沒白花！

崔　八：就是缺個角兒。

崔　華：怎麼缺個角兒呢？

崔　八：教大小姐上堂回回話。

崔　華：我花這麼些錢，還要出頭露面？

崔　八：嘿！你可眞是的！官事得辦得下去，教大小姐過堂，無非就是點點名，就問一聲：『你是大小姐呀？』（女聲的）『不錯，我是大小姐！』原轎兒來，原轎兒回去。不下轎子，這又算甚麼！不過是遮遮衆人的眼目，你知道啦！

崔　華：哦，遮遮衆人眼目。那麼叫丫頭！

崔　八：丫頭快來！

丫　鬟：（上）來啦來啦。

崔　八：大爺叫你哪。

丫　鬟：大爺，甚麼事？

崔　華：請大小姐！

丫　鬟：是啦。——我的媽呀！大小姐教我給放跑啦，哪兒給他請大小姐去，我跟他

說啦罷。（對崔華）大爺，大小姐跑啦！

崔　華：啊！跑啦？

丫　鬟：跑啦。

崔　八：哈哈，好嘚好嘚！大小姐跑咧；你讓我怎麽回覆縣太爺呀？有了大小姐還則罷了，沒有大小姐，咱們得另說說！

崔　華：（着急地）嗳，八哥，八哥！

崔　八：嗳，這還不差甚麽的！

崔　華：八哥應該怎麽樣？

崔　八：（自語）這怎麽樣呢？要是不去，我也惹不起官人兒呀！有咧，先搪他一水。（對崔華）你不是還有一個妹妹哪嗎！大小姐跑咧，你教二小姐去呀！

崔　華：大小姐的事兒，二小姐去哪兒成！

崔　八：它是你糊塗，你太糊塗咧！太爺知道哪是大小姐，哪是二小姐呀！坐了轎子，到那兒不下轎子，就問一聲：『你是大小姐呀？』（女聲的）『我是大小姐呀！』就回來咧。這又算嘛兒呢！

崔　華：對啦，太爺不知道哪個是大小姐，哪個是二小姐呀。

崔　八：還是呀！

崔　華：丫頭，請二小姐！

丫　鬟：請二小姐。

〔崔麗春上〕

崔麗春：甚麽事呀？

丫　鬟：大爺那兒請您哪。（下）

崔麗春：哥哥！

崔　華：妹妹！

崔麗春：是您請我哪嗎？

崔　華：哎，你坐着。

崔麗春：哥哥，有甚麽事呀？

崔　華：有一件事情告訴你。

崔麗春：有甚麽事情啊？

崔　華：你姐姐的那門親事教哥哥給打退啦。

崔麗春：怎麽着，我姐姐的親事哥哥您給打退啦？

崔　華：啊。

崔麗春：打退了好嘛！

崔　華：打退了好不是！那個鄧文煥在良鄉縣把哥哥又給告下來啦。

崔麗春：怎麽着，那鄧文煥在良鄉縣把您給告下來啦嗎？

崔　華：啊！

崔麗春：告下來啦好嘛！

崔　華：告下來啦還好哪！你姐姐聽見這個信兒，她『會喝不會篩』——

崔麗春：此話怎麽講啊？

崔　華：她『跑啦』。

崔麗春：啊？她跑啦？

崔華、崔麗春：（同）跑啦好嘛！……

崔　八〔班頭甲上〕

班頭甲：八兒八兒！

崔　八：我說你來咧，甚麽事兒呀？

班頭甲：太爺說啦，今兒個不過堂。

崔　八：今兒個不過堂，好！

班頭甲：明兒個也不過堂。

崔　八：銀子花到啦！

班頭甲：立刻就過堂！（下）

崔　八：哎，好嘛！大爺大爺，衙門頭兒來咧。

崔　華：衙門頭兒來甚麽事？

崔　八：太爺說咧：今兒個不過堂。

崔　華：好！

崔　八：明兒個也不過堂。

崔　華：咱們的銀子花到啦。

崔　八：（大聲地）立時刻就過堂！

崔　華：你這是怎麽說話哪？

崔　八：你別挑眼哪，這是怎麽蕩來的怎麽賣。

崔　華：這怎麽辦呢？

崔　八：你請她（指崔麗春）去呀！

崔　華：她就肯去啦？

崔　八：你說着看哪！

崔　華：哎，我說着瞧。——妹子，衙門頭兒來啦。

崔麗春：衙門頭兒來啦，怎麽樣啊？

崔　華：催過堂。

崔麗春：催過堂怎麽樣啊？

崔　華：你瞧你姐姐是跑啦，沒甚麽說的，好妹妹，你替她去一趟罷。

崔麗春：甚麽？我姐姐的事情，我怎麽能去呀？

崔　華：可我教你去，你儘管去，沒錯兒。

崔麗春：你教我去？誰教我去我也不去！

崔　華：啊？我教你去你敢不去？
崔麗春：啊！我不去怎麽着？
崔　華：你再說！
崔麗春：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崔　華：啊，你不去！
崔麗春：我不去！
崔　華：不去不去罷！
崔　八：得咧得咧！你不成，瞧我的。
崔　華：瞧你的。
崔　八：二小姐，我有禮咧！
崔麗春：你有理誰沒理呀？
崔　八：不是呀，你看俺大爺，為大小姐這件事，他急得成了甚麽樣兒啦。
崔麗春：成了甚麽樣兒啦？
崔　八：你看他成了甚麽樣兒啦？

崔麗春：你說他成了甚麽樣兒啦？

崔　八：他愛甚麽樣兒甚麽樣兒。得咧，都怪好嗲，沒說嗲，你就替大小姐去一趟罷！

崔麗春：蝬！我姐姐的事，我怎麽能去呀！

崔　八：我告訴你說：沒甚麽，坐着轎子去，到了那兒不下轎子，問一聲：『你是大小姐呀？』你就說（學女聲）：『哎，我是大小姐呀！』就回來咧，這有嘛兒嘘！

崔麗春：那麽你得等我想想。

崔　八：你想唄！

崔麗春：（自語）哎呀慢着！我姐姐這一走，準是到我姐夫那兒去啦，我要是不替她去這趟，大概官司也不能完。——好罷，我去啦。

崔　華：得啦，你就受趟累罷！

崔麗春：可是這麽着，原轎兒去，原轎兒回來，不下轎子，就是問一聲兒，要是這麽樣兒我就去，不然，您是另請高明。

崔　八：哎，就是這麽樣兒，就是這麽樣兒。

崔　華：那麼抬轎子！

崔　八：抬轎子，走咧走咧。得咧！上轎子上轎子！

〔轎夫上〕

崔麗春：可是原轎兒去原轎兒回來呀？

崔　八：哎，沒錯兒，你走罷。

〔崔麗春上轎子〕

崔　華：八兒呀，你受累啦！我還是等『紅子紅瓤』。

崔　八：別價！你也得去呀！

崔　華：怎麼，我還得去？不行！我怯官。

崔　八：不要緊嗲，咱們花了錢咧。

崔　華：花了錢我也不去。

崔　八：你要不去，二小姐說話漏出是假的來。那可怎麼好哇？

崔　華：哎，不是你說的不下轎嗎？

崔　八：那誰敢保準兒呀！

崔　華：對！也有你這麼一說，我跟去提着她點兒。

崔　八：哎，花那麽些個銀錢，不得擺搭擺搭嗎！

崔　華：哎，對啦，花錢多啦，總得擺搭擺搭。

崔　八：哎，也露（念『漏』）排臉哪。

〔崔八、崔華、崔麗春同圓場〕

崔　八：得，到咧。我給你言語聲兒。哎，那小子哪兒去咧？

班頭甲：（暗上）嘿！你說甚麽？

崔　八：我沒說甚麽，我們大爺他來咧。

班頭甲：好哇，先讓班房兒坐。

崔　八：別價，你得罵他呀！

班頭甲：嘿，他花那麽些個錢還罵他？

崔　八：嘿，你『知不道』哇：他是賤骨頭，你不罵他，他不舒坦。

班頭甲：衝着你我罵他兩句兒。

崔　八：哎，大爺，俺給你託付好啦。

崔　華：託付好啦，勞你駕，這就沒錯兒啦。
崔　八：沒錯兒，找個地方兒坐下。大爺來咧！大爺來咧！
崔　華：哎，咱們哪兒坐呀？
班頭甲：哪兒坐？你們家炕頭上坐！愣頭愣腦的，往哪兒哪兒跑！滾一邊兒去！
崔　華：哎哎哎，這是怎麽託付的？
崔　八：別價別價！這就是我們那位大爺，你照應着點兒。
班頭甲：聽信兒罷。
崔　華：嘿，好傢伙，幸虧花了錢！
班頭甲：有請太爺。
〔四衙役、班頭乙、知縣上〕
班頭甲：崔華帶到。
知　縣：上堂回話！
崔　八：大爺上堂回話。
崔　華：我怎麽着？

崔八：上堂作個揖兒呀！

崔華：參見老父師。

知縣：爲何不跪？

崔華：我是個監生。

崔八：他是捐的。

知縣：打磕膝！

崔華：（下跪）不招您生氣，太爺！

知縣：崔華！

崔華：有。

知縣：你爲何打退鄧文煥的親事？

崔華：喲！鄧文煥，我不認識這麽個鄧文煥哪！

知縣：滿口胡言。崔秀春可曾帶到？

崔八：崔秀春，哎，來咧來咧。

知縣：教她上堂回話，你且下去。

崔　華：是。

崔　八：搭轎子，下來！下來！

崔麗春：喲！在家裏說的，不下轎子呀？

崔　八：太爺要讓你下轎子嗎，我有甚麼主意呀！跪下跪下！朝外跪着！叫他叫他！

崔麗春：叫他甚麼？

崔　八：叫他大老爺呀。

崔麗春：哦！大老爺呀！

崔　八：哎，我們大小姐來咧。

知　縣：你的終身許配鄧文煥，可是有的？

崔麗春：有的。（見崔華在旁擺手）啊，啊，啊……

知　縣：這是怎樣講話？

崔　八：她哥哥那兒擺手兒噓！

知　縣：打手！

崔　華：得，壞到我這兒來啦，等回家再算賬。

知　縣：既然有的，本縣當堂判斷你二人卽日成親，你可願意？

崔麗春：（出乎意料）我們不願意呀，大老爺！

知　縣：為何不願意？

崔麗春：這個……（自語）哎喲我的媽呀！教我卽刻成親，我怎麽能說願意呀！

知　縣：為何沉吟不語？

崔麗春：這個……

崔　華：（小聲地）你說他們家窮，你說他們家窮，他們家窮骨頭。

崔麗春：我們家有錢，他們家沒錢！他們家窮，他們家窮骨頭；因此我們不願意呀，我的大老爺！

知　縣：也罷，就將你兄長行賄的紋銀千兩，與你夫妻以為粧奩，你可願意？

〔崔華再擺手〕

崔麗春：這這這，我們我們不願意呀，大老爺！

知　縣：為何又不願意？

〔崔華指指自己〕

崔麗春：我哥哥是鷄蛋！

崔　華：太爺，生員是個京監。

知　縣：多口！我想那鄧文煥，乃是黌門秀才，還玷辱你的京監不成！

崔麗春：這……

崔　華：（小聲地）不願意！不願意！

崔麗春：我們不願意不願意呀，大老爺！

知　縣：爲何又不願意？

崔麗春：我們家有房子有地有買賣，他們家沒房子沒地沒買賣；因此我們還是不不不願意呀，我的大老爺！

知　縣：嗯！（對崔八）爲何與你前言不符？——刑具伺候。

崔　八：太爺，她是教她哥哥吓的。她怕她哥哥，不怕你；你不動個厲害，諒她也不答應。（小聲地）你吓唬吓唬她！

知　縣：左右，與我掌嘴！

崔麗春：喲喲喲喲！

崔　八：別打咧，別打咧！

崔麗春：哎喲哎喲！我們願意，我哥哥不願意喲！

知　縣：傳轎夫，再派班頭一名，將她送至鄧文煥家！

班頭甲：遵命！

〔班頭甲引崔麗春上轎，同下；轎夫隨下〕

知　縣：崔華，你勒逼退婚，行賄官府，本當將你治罪，姑念你無知，罰你準備粧奩，外附銀一千兩，將你妹送至鄧文煥家成親。下去！——退堂！

〔知縣、班頭乙、衙役等同下〕

崔　華：好小子，你冒壞壞到我這兒來啦！不成，我跟你是官司！

崔　八：你跟我是官司？

崔　華：我送下你來！

崔　八：你送下誰來罷！我還要告你嚧！

崔　華：你告我甚麼呀？

崔八：那是大小姐嗎？那是二小姐！你冒名頂替，你矇到太爺這兒來啦！說得驢脣不對馬嘴，連我都差點兒挨了打。不成，我寃枉……

崔華：嘿，你別寃枉，兜着點兒。兜着點兒！

崔八：這不結啦嗎！

崔華：那麽我怎麽辦哪？

崔八：不是教你備嫁粧嗎！你就寫嫁粧單兒，到那兒認親去呀！

崔華：那鄧文煥他還認我呀？

崔八：他不認你，你問我！

崔華：問你怎麽着？

崔八：我保你『紅子紅瓤』！

崔華：得，再瞧你的『紅子紅瓤』！

〔崔八、崔華同下〕

第九場

〔鄧母、鄧文煥同上〕

鄧　母：三日聽傳訊，

鄧文煥：緣何無信音。

班頭甲：（內）走着走着。

〔班頭甲、轎夫、崔麗春同上〕

班頭甲：到啦到啦。（進入）哎，鄧相公，你大喜啦！太爺堂斷，教你們夫妻即日成婚，還罰崔華一千兩銀子以爲嫁粧。話說明白啦，崔姑娘快下轎，我們可要交差去啦。

〔崔麗春下轎，轎夫下〕

班頭甲：回見回見。（下）

鄧文煥：（見崔麗春一怔）這不是二……

崔麗春：甭二糊啦，到裏邊我再告訴你。（見鄧母）這位就是親娘罷，我這兒有禮啦。

鄧　母：快快免禮。

〔崔秀春上〕

崔麗春：喲，姐姐您也在這兒哪，我早就猜着啦。

崔秀春：你是怎樣來的？

崔麗春：咳！自從您走後，太爺傳您過堂，沒法子，我可就替您去啦，誰想當堂所斷的是卽日完婚。那我可怎麽能答應啊，只好是拿話先支吾着罷。喝！這個太爺可厲害啦，動不動兒的他就要打人，我怕吃眼前虧，只好瞎答應着罷。他們就把我給送到這兒來啦。

崔秀春：這……

崔麗春：姐姐您甭爲難。我這不是來了嗎，見着您的面兒，正好放心。我的親事，咱們是從此休提，他（指鄧文煥）照舊還是我姐夫。我直當是送親來啦。乾脆，別愣着啦，你們就拜堂罷！

崔秀春：如此說來委屈你了！

崔麗春：咳！咱們自己姐兒們，說不着那些個。再者說的話，雖然我去了，可是您的名字，太爺也不知道誰是誰呀？這叫作『胳臂折了在袖兒裏』，我也不算寒蠢。你們就快拜堂罷。等我給你們張羅完啦，還要回家去哪。

〔崔八、崔華同上〕

崔　八：道喜的來咧！道喜的來咧！我先道個喜兒去。——老太太你大喜咧！鄧姑爺，你也大喜！我們大爺來咧！

鄧文煥：哼，將他與我趕……

崔　八：哎，別價別價，你等把他那一千兩銀子跟嫁粧單兒拿過來，再轟他也不晚哪。

鄧文煥：如此將他請至裏面。

崔　八：你等我叫他去。——大爺，我又給你託付好咧。

崔　華：你又給我託付好啦，勞你駕！

〔崔八、崔華同進入〕

崔　八：喲，這不是大小姐嗎？果然是在這兒嗐，我料着就是這麽檔子事兒嘛！

崔　華：喝，眞是越蔫人越有準兒呀！得啦，甚麽話我也不說啦。親娘，妹丈，大妹妹，二妹妹。

崔　八：大小姐，二小姐。

崔　華：（取單）我還儘自揣着這個幹甚麽呀？這是一份兒嫁粧單兒，外附銀票一千

兩，妹丈請來收下。

崔八：（接過）鄧姑爺，你收下，你收下。得，賞收咧！賞收咧！（交與鄧母）

鄧文煥：（對崔華）哼！將他與我趕了出去！

崔華：哎哎，這是怎麽啦？這是……

崔麗春：喲，我姐夫可也太臉硬啦，豈不聞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哪嗎？

鄧母：此事與你無干，休得介意。

崔八：嘍，得咧得咧，都別說咧，我保『紅子紅瓢』。咱們是先拜堂要緊哪！來來來，我攙着鄧姑爺，二小姐你攙着大小姐，拜堂拜堂。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動樂攙新人哪！呀！全沒有哇！二小姐咱倆來學學吹鼓手罷。

（崔八、崔麗春同學吹打，攙鄧文煥、崔秀春同下）

崔華：這横竪算完啦罷！來，書歸正傳，我給親娘道喜！

鄧母：哼！哪個要你來道喜？（拂袖下）

崔華：吆喝，都走啦，就剩我一個人兒。常言說得好：『財去保平安』。可這陣兒

誰保着我呀？

崔八：（上）我保着你。

崔華：你得了罷！還保我甚麽？

崔八崔華：（同）保你『紅子紅瓢』！

崔華：這句我都學會啦！

〔同下〕

——劇終——

㈠ 按京劇演出習慣，崔八念白係用河北地方口音。

㈡ 北京土語，吝嗇之意。

一九五五年 叁月　　發回

定價 ¥ 4,500